

建設部

中國新文學大系

①

中國新文學大系

第一集

建設理論集

香港文學研究社

中國新文學大系

出版：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大強道100號四樓

承印：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強道120號

港・澳・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全書十集・定價港幣

600

「中國新文學大系」再版小言

香港文學研究社重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重印緣起」是我寫的，說起來那已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了，十個年頭過去了，日子過得多麼快。記得在那篇「重印緣起」的第二段中，我曾經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第一個十年總結過了，留下了豐富的十集「大系」，第二個十年的總結迄無下文，當然也就不必再想到第三個十年以及第四個十年了，就算有人做這總結的工作，却不知當在何年日才能實現。

說這段話的時候，心理方面至少也認為第二個十年的總結，不會那麼容易就實現的。哪裏知道就在一九六八年，這家文學研究社竟然不知鬼不覺的勝利的完成了第二個十年的總結工作，出版了題名「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的煌煌十大冊了，事情做得多麼快！重印「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時候，還發愁第二個十年的總結遙遙無期，現在可好，事隔不過六年，「續編」居然完成了，可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俗話說得很有道理。以此爲例加以推斷，第三個十年和第四個十年的總結工作，也未必沒有人做，不過是還未得到公開面世的時候罷了。看「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的「出版前言」的語氣，彷彿他們已然有了這份心願，只不過表明工作能否如他們的願望，那簡直是不敢想像了。管他敢不敢想像，只要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那總該是好的。

當着「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出版後的第四年，香港文學研究社重印的「中國新文

學大系」又有再版的消息，足見這一套書對於我們的讀書界有着如何迫切的需要。別的且不多說，就以我認識的中外朋友們說罷，至少就有六七位之多先後向我打探過「中國新文學大系」何時再版的消息，這套書影響之大，需求之殷，可見一斑。

另外得來的未証實的消息，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的初版本，也將全部售罄，正擬再版中。這事情出版商固不免心裏歡喜，其實大多數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又何嘗不跟着一同高興！事實畢竟是事實，事實是近年以來，從不斷接觸到的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西方人士的身上，知道了他們那邊幾已形成了一個廣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潮。研究的人既然一天天的加多，需要新文學資料的量也就必然的加大，這是一定的道理。這情況的出現，也許會有助於出版商的見獵心喜，更樂於積極的促成他們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三編」工作的及早實現罷。

香港文學研究社借著「中國新文學大系」再版的機會，希望我再寫上三言兩語的，內中含有一點兒紀念的意思。做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工作者來說，我當然樂於接受這項囑託的，但其實我也別無其他的話好說，姑且就紀念來說紀念罷，我想最好的紀念，應是最具體的行動！因此，我認為，香港文學研究社假如真的能在短期之內，編成了「中國新文學大系·三編」的話，那才是最有意義的紀念呢。工作誠然艱鉅，但只要你一定決心，還愁不有個勝利完成的一日？大家說說，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我們應不應該存有這樣的要求？

李輝英

一九七二，十，十五，於香港
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

重
印
緣
起

重印緣起

中國新文學大系這一批十集的選本，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前十年的總結，其中有論文（包括總序和導論等篇）、有作品、有史料等，對於研究、認識中國新文學史的發展，富有寶貴的參考價值。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簡稱，以下仿此。）由趙家璧先生總其成，蔡元培先生撰總序，各集的編選人如胡適先生（編選建設理論集）、鄭振鐸先生（編選文學論爭集）、阿英先生（編選史料·索引集）、茅盾先生（編選小說一集）、魯迅先生（編選小說二集）、鄭伯奇先生（編選小說三集）、周作人先生（編選散文一集）、郁達夫先生（編選散文二集）、朱自清先生（編選詩集）、洪深先生（編選戲劇集）等，多是當時身歷其境的鬥士，縱然在作品取捨上容有遺漏之處，各編選人都是一時的上選，却是開不出第二張名單可以跟他們並比的。由於他們完成了這一創舉，使我們在二十八年後（自大系出版的一九三五年算起）的今天，仍有回顧這一階段新文學的全豹的機會，從而了解了其中的來龍去脈，這是十分難得而又特別值得慶幸的。

蔡元培先生在大系的總序上說：「……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鑑既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他把這一工作，認為是「總審查」，正和我們所說的「總結」的意思相同。第一個十年總結過了，留下來豐富的十集大系，第二個十年的總結迄無下文，當然也就不必再想到第三個十年以及第四個十年了，就算有人作這總結工作，却不知當在何年何日才能實現。至於中國的拉飛爾和中國的莎士比亞是否應運而生，因為此刻未到論定的時候，不多贅。但有一點是很重要的：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學的啓示和影響，恰好促成了以後幾個十年新文學的豐收。這可以証實前後

脈絡相通，後者的較之前者尤有顯著的進步。

這是好現象，也是實情。

歲月易逝，人世滄桑，試一查大系編選的工作人員，其中作總序的蔡元培先生早經謝世，繼歸道山的更有魯迅、郁達夫、鄭振鐸、朱自清、洪深和胡適諸位先生，實已逾編選人一半以上。斯人雖沒，他們手選的文集益足珍惜，也更其增加了我們對於大系的重視。

可惜像這樣豐碑式的大系，現在海外竟然變成了孤本和古董，大小書肆苦無踪跡可尋，市面偶有發現，縱然有所殘缺，索價奇昂，幾於令人不能置信；事實上行遲一步，便不免空手而歸，可以想見海外各地對於大系的需求，到了如何飢渴的程度。孤本既不易流通，古董更目為奇貨，這與原出版的宗旨大相逕庭，令人徒增慨嘆。

本社有鑑及此，歷年以來，即在籌思良法，冀為海外讀書界解決這一無從採購大系的困難，但苦無端倪。近頃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本諸傳播文化的宗旨，特別不惜工本，重印大系，用解書荒。重印的大系版式一仍舊貫，敢謂較之原書毫無遜色，可能這該是帶給海外讀書界的一個喜訊。至於藉此擴大了保存這批珍貴史料的範圍，使得豐碑免於湮滅，也該是本社這次重印大系的另一原因。

香港文學出版社啓

一九六二年三月

總

序

總序

蔡元培

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爲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歐洲文化，不外乎科學與美術；自純粹的科學：理，化，地質，生物等等以外，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無一不以科學爲基本，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製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而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於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蘭基羅與拉飛爾三人，固爲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爲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伽利略的天文學，均爲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爲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爲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羅馬分布了。例如希臘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種柱廊，羅馬的穹門，斐諦亞，司科派，柏拉克希脫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畫與花瓶，荷馬的史詩，愛司凱拉，索福克，幼利披留與亞利司多芬的戲劇，固已極美術文學的能事，就是賽勒司，亞利司太克的天文，畢達哥拉斯，歐几里得的數學，依洛陶德的地理，亞奇米得的物理，亞里斯多得的生物學，黑模格拉底的醫學，亦都已確立近代科學的基

礎。

羅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舊文化幾乎消滅，這時候，保存文化的全恃兩種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勢力，局於一隅；而基督教的勢力，則幾乎瀰漫全歐。基督教受了羅馬政治的影響，組織教會，設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羅馬為中心，駐以教皇。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切教會化，例如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得，自生物學而外，對於倫理學，美學及其他科學，均有所建樹，而教會即利用亞氏的學說為工具，曲解旁推，務合於教義的標準。有不合教義的，就指為邪教徒，用火刑懲罰他們。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剝奪，觀中古時代大學的課程，除聖經及亞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點名學，科學及羅馬法律，沒有歷史與文學，他的固陋可以想見了。那時候崇閭的建築，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參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願望，正與希臘人均衡和諧的建築，代表現世安和的命運相對待。附屬於建築的圖畫與雕刻，都以聖經中故事為題材；音樂詩歌，亦以應用於教會的為時宜。

及十三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語發表他最著名的長詩神曲，其內容雖向襲天堂地獄的老套，而其所描寫的人物，都能顯出個性，不拘於教會的典型；文詞的優美，又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可以與他們匹敵，這是歐洲復興時期的開山。嗣後由文學而藝術，由文藝而及於科學，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的運動。

我國古代文化，以周代為最可徵信。周公的制禮作樂，不讓希臘的梭倫；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並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荀子傳羣經，持禮法，為稷下祭酒，正如亞里

斯多德；老子的神祕，正如畢達哥拉斯；陰陽家以五行說明萬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風爲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亞派；莊子的樂觀，正如伊壁鳩魯派；名家的詭辯，正如哲人；縱橫家言，正如雄辯術。此外如周髀的數學，素問靈樞的醫學，考工記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在文學方面，周易的繁靜，禮經的謹嚴，老子的名貴，墨子的質素，孟子的條達，莊子的傲詭，邵衍的闊大，荀卿與韓非的剝駁，左氏春秋的和雅，戰國策的博麗，可以見散文的盛況。風雅頌的詩，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辭賦，可以見韻文的盛況。

在藝術方面，樂記闡音樂，理論甚精，但樂譜不傳。詩小雅斯千篇稱「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可以見現今宮殿式之模範，已於當時開始！當代建築，如周之明堂，七廟，三朝，九寢，楚之章華臺，燕之黃金臺，秦之阿房宮等，雖名制屢見記載，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臘羅馬的石材，故遺跡多被湮沒。玉器銅器的形式，變化甚多，但所見圖案，以雲雷文及獸頭爲多，植物已極希有，很少見有雕刻人物如希臘花瓶的。韓非子說畫犬馬難，畫鬼魅易，近乎寫實派；莊子說宋元君有解衣盤礴的畫史，近乎寫意派，但我們尙沒見到周代的壁畫。所以我們敢斷言的，是周代的哲學與文學，確可與希臘羅馬比擬。

秦始皇帝任李斯，專用法家言，焚書坑儒。漢初矯秦弊，又專尚黃老；文帝時儒家與道家爭，以「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互相詆。武帝時始用董仲舒對策（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

元元年：丞相衛瓘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詔可。
武帝乃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利祿之途」既開，優秀分子，競出一途，爲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時至三千人；後漢時大學至二萬餘生，都抱著通經致用的目的，如「禹貢治河」，「三百篇諷諫」，「春秋斷獄」等等，這時候雖然有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讖緯學的符命終終以經術爲中心。魏晉以後，雖然有佛教輸入，引起老莊的玄學，與處士的清談；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鍊，符籙的迷信；但是經學的領域還是很堅固，例如義疏之學，南方有崔靈恩，沈文阿，皇侃，戚袞，張譔，顧越，王元規等，北方有劉歊之，徐遵明，李紱，沈重，熊安生等；褚李野說：「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安國說：「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又說：「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迄於唐代，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經學的勢力，隨「利祿之途」而發展，真可以壓倒一切了。

漢代承荀卿，屈原的餘緒，有司馬相如，楊雄，班固，枚乘等說爲辭賦，句多駢麗；後來又漸多用於記事的文章，如蔡邕所作的碑銘，就是這一類。魏晉以後，一切文辭均用此體；後世稱爲駢文，或稱四六。

唐德宗時，（西歷八世紀）韓愈始不滿意於六朝駢麗的文章，而以周季漢初論辯記事文爲模範，創所謂「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時候與他同調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對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的提議，乃與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補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等語，以提倡君權的絕對。李翱等推波助瀾漸引起宋明理學的運動。但宋明理學，又並不似韓愈所期待的，彼等

表面雖亦排斥佛老，而裏面却頗愛採佛老二氏的長處；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本諸道數；天理人慾明善復初等，本諸佛教。在陸王一派，偏於「尊德性」固然不諱談禪，陽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話，與科學背馳，固無足異；程朱一派，力避近禪，然陽儒陰禪的地方很多。朱熹釋格物爲即物窮理，且說：「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似稍近於現代科學家之歸納法，然以不從實驗上着手，所以也不能產生科學。那時程頤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斥再醮婦，蹂躪女權，正與韓愈的「臣罪當誅」相等，誤會三綱的舊說，破壞「五倫」的本義。不幸此等謬說適投明清兩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舉爲誘惑，一方面以文字獄爲鞭策，思想言論的自由，全被剝奪。

明清之間，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義，力關以理責人的罪惡；俞正燮於癸巳類稿存稿中有反對尊男卑女的文辭，遠之合於諸子的哲學，近之合於西方的哲學，然皆如曇花一現，無人注意。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後來看到政治上，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於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爲號召，康有爲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書本禮運的大同義而附以近代人文主義的新義，譚氏有仁學，本佛教平等觀而衝決一切的網羅，在當時確爲佼佼者。然終以遷就時人思想的緣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結果仍歸於失敗。嗣後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於是有辛亥革命，實行

「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幾達極點，保皇尊孔的舊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所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於民國四年創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虛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國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有云：「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莫克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他的主張民治主義

和科學精神，固然前後如一，而「破壞舊文學的罪案」與「反對舊文學」的聲明，均於八年始見，這是因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起於五年。五年十月胡適來書，稱「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由是陳獨秀於六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有云：「文學革命之氣運，固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我友胡適。余敢習全國學究之敵高慢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是那時候由思想革命而進於文學革命的歷史。

爲怎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爲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陳獨秀書，有云：「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聽，不知不覺，便將爲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書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裏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若是大家都肯嘗試，那麼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出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話文也頗流行，那時候最著名的白話報，在杭州是林繼陳敬第等所編，在蕪湖是獨秀與劉光漢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齋，彭翼仲等所編，即余興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編的俄事瑣聞與警鐘，每日有白話文與文言之論說各一篇，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歐洲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為標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圖畫而言，中古時代的神象，都是憂鬱枯寂與普通人不同，及復興時代，一以生人為模型，例如拉飛兒，所畫聖母，全是窈窕的幼婦，所畫耶穌，全是活潑的兒童。使觀者有地上實現天國的感想。不但拉飛兒，同時的畫家沒有不這樣的。進而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了。這叫做由神相而轉成人相。我國近代本日文言文為古文，而歐洲人目不通行的語言為死語，劉大白參用他們的語意，譯古文為鬼話；所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運動，可以說是棄鬼話而取人話了。

歐洲中古時代，以一種變相的拉丁文為通行文字，復興以後，雖以研求羅馬時代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為復興古學的工具，而別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為新文學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亞利奧斯多，模伽邱，馬基亞弗利等，在英國有綽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蘭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來不認為有文學價值的方言譯述聖經，或撰著詩文，遂產生各國語的新文學。我們的復興，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正與但丁等同一見解。

歐洲的復興，普通分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紀為初期，以十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為盛期，以千五百八